

118
126



光州文史資料

第五輯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潢川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目 录

历 史 事 件

回忆防守蘓藻滨大桥的战斗

..... 林广明回忆 张泽时整理 (1)

回忆潢川专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

..... 何泽桂 (8)

回忆剿匪反霸斗争

王继荣 (14)

颍孜保卫战

廖青山口述 刘蓉记录整理 (19)

潢川民工修淮河

耿明达 (25)

一篇新闻稿的风波

李觉非 (38)

一桩民事诉讼案的丑闻

段超群 (36)

人 物 轶 事

徐团长办学

严泽庆 黄永良 李良培 (39)

张玉龙轶事

曾宪生 (41)

镌刻艺匠李荣生

马 风 (44)

牛少山抗日游击队.....

万忠仁口述 张景记录整理 (46)

记名中医李鸿猷先生

王 非 (56)

江少轩轶事

梁声望收集整理 (61)

济南初晤张春桥

吕公器 (64)

光 州 艺 苑

潢川的戏曲班社

高燮昌 (66)

豫南“东调皮影戏” 宝昌整理 (73)

民 族 宗 教

豫东南民间道教 廖洪炎口述 刘蓉记录整理 (78)

回族开斋节记事 鲍少轩 (86)

组 织 机 构 团 体

民国时期的潢川县工会 赵 伟 刘绪德整理 (89)

《远东新闻社》豫南分社事略 黄树人 (100)

河南省教育厅特种教育处 黄敏政 李蔼如 (110)

国民党在潢川的情报机构 张 远收集整理 (115)

黑 网 录

张大学落网记 韩仁秉回忆 张 远整理 (120)

潜伏特务朱映鹏 陈起怀收集整理 (122)



州 姜 孙国祥收集整理 (125)

回忆防守蕴藻滨大桥的战斗

林广明回忆 张泽时整理

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蚕食我国大片领土的国难之秋，广西部队第七军为了加强基层力量，增强战斗力，于1935年从黄埔军校广西分校各兵种中选拔62名学员到该部队去服役。我幸被选中。

离校前，我们62名同学开了一个茶话会。会上，通过官长训话，我们方得知此去是为抗击日寇之侵略作准备。同学们纷纷表示：誓死保卫祖国，倘若战死疆场，幸存的同学向家属报个信就可以了。充分表现了爱国青年坚决御敌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我所学的是步兵科，被分配在第7军174师高仰骥旅1040团一营一连一排任少尉排长。

1936年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，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广西桂林与李宗仁、白崇禧商谈出兵抗日事宜，並委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，白崇禧任国防部长（后调任参谋总长）。同时，指名调遣号称钢军的第七军，到上海去与中央军顾祝同部队换防。

1937年8月13日，日寇大举进攻上海，中国军队进行了

英勇的抵抗。当时，上海的防御部队仍是顾祝同部。自吴淞口炮台失守后，该部退至长江口和扬子江口的三角地带蕴藻滨设防。上峰又急调第七军北上抗日。我们经武汉过南京到上海。

临行前，全军来不及更换装备，步兵仍着当地单衣服装，另加一张油布充作雨衣；武器仍是原第四集团军之旧装备，只有比利时造步枪和轻机枪，军官的手枪也是原四集团军发的盒子枪。

有的战士尚穿着裤头和草鞋。虽然尚未进入冬季，但在行军中，天气突然下起大雪，战士冻得发抖。军官们问战士“怕冷不怕冷？”战士们同声回答说：“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冷吗！！”这充分表现了大家同仇敌忾，共同御敌之坚强决心。

二

在我们尚未到达前线时，顾祝同部在同日寇的一次激战中，打了不到二十四小时，顾部即被击溃。迫我军接防后，又重新作了全面部署。我1040团接防第一线。我所在的一营一连担任守卫蕴藻滨大桥前沿阵地的任务。我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日寇大部队，该部队的作战方式是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。即先以盖云式的空军，对我前沿和后防的村庄和森林进行轮番狂轰滥炸，再以山炮向我阵地周围以梅花式的地毯炮击，最后才以坦克开路，尾随陆军前来进攻，其指挥部设在军舰上。在战斗中，我方的通讯及交通遭到了全部破坏。我团前沿将士利用近战方式与其展开三次白刃战，使日寇无

法使用飞机和炮击。战士们个个奋不顾身，英勇顽强，双方都有大量伤亡。我方由于受到日寇的飞机和重炮的袭击，不仅交通线和通讯遭到破坏，连武器弹药也无法补充，前后方联系中断。在白刃战中，我军伤亡较敌军更大。我连连长及二、三两排排长相继阵亡。我也多处受轻伤。记得在与日寇的白刃战中，迎面来了一个个子不高，但身体极为粗壮の日寇向我冲刺。因我们所使用的步枪刺刀较日寇的短，所以，当时我向外一拨，但未拨动，自感力不如敌。此刻我利用在军校学过的中国武术，侧身转到日寇左侧，立即还了一刀，将日寇捅倒，并换上他所使用的步枪。紧接第二个日寇又上来，我即辗转于其左右两侧。不料突然听到一声“排长：身后有人！！”在此千钧一发之时，我来不及转身，立即左手持步枪，右手从腰间拔出手枪向后开枪，身后的来犯之敌被击毙，随后又打死了面前的敌人。但我左脊背已被刺中，幸伤势不重，仍能继续战斗。我回头寻找喊话人时，见是一名战士，他已经倒在血泊之中。他喊了最后一声，救了我的命，我尚未来及问他的姓名，并向其表达谢意，小战士就壮烈牺牲了。至今我仍深深怀念他。我体会到，只有平时爱护战士，战场上才能得到战士的救助。战斗结束后，战友们说我平时象个老太婆，打起仗来象个猴子，乱蹦乱跳。总结经验，我认为，对敌人作战，不能固守一个方位，要灵活冲杀，才能取胜。

连长及二、三排长相继阵亡后，174师师长王赞斌命令我代理连长职务，并死守桥头堡。把固守蘆藻滨大桥前沿阵地的重担压在我身上。清点人数时，我们原来的一个连和一个炮兵排计160余人，只幸存23人了。随后，我又到野战医

院向受伤的战友们喊话：“还能动的都跟我来。不然，日本鬼子打进来了，他们不管是不是伤员，都要杀的。”因此我又收集了16位已受伤的战友。此时全连约40人，每人都带有程度不同的伤势。嗣后，由于旅长高仰骥临阵脱逃，1040团长王振朝又畏缩不前，致使各团营连排前后不能协同兼顾，形成各自独立战斗。我连固守桥头堡，也只有孤军作战。同时，我们还要掩护第七军大部队撤退，但退也只能退到中央督战军的黄旗前沿。（注：所谓黄旗前沿，即督战军划一线，上面插上黄旗，作为退守的最后限线。这个督战军，就是被我军换防下来的顾祝同部队。）

三

我自肩负固守蕴藻滨大桥前沿阵地的重任后，人员、武器、给养皆得不到补充，连后方送来的伙食，也在半途中被敌人连人带物地炸光。大家只好靠有限的炒米充饥。在战斗间隙，我们派轻伤员到阵亡的战友们身上收集余下来的枪弹和炒米，但数量有限。后我又想到日寇的作战规律：他们惯用拂晓攻击之法，前半夜多龟缩在一起不动。遂决定在前半夜偷袭敌军前沿阵地，以期从敌军身上夺来枪弹和粮食。在一次夜间偷袭中，我们偷越日寇的铁丝网，在敌军坦克阵地上埋下十多组手雷，然后再攻其步兵。从战友伤亡的情况分析，日寇放哨和设防，都在高处，故在猛攻其步兵时，先打高处，无论是树上或房顶，先打哑再往前攻。结果，收效显著。此次计炸毁坦克五辆，击溃敌军一个加强分队，击毙三个军曹。还有一个中佐联队长，名叫板田次六郎。从他身上

得到所佩带的战刀一把，手枪一支，子弹60发，头号粗大的自来水笔一支，日记本一个和帛质的地图一张。我又剥掉他身上的军衣和军衔。最后，我对这个侵略野兽仍怒气未消，总感难解心头之恨，就用他自己所佩带的战刀将他的头割下，提回阵地，扔到茅厕里，任大家在上面便溺。在此次偷袭中，我连又伤亡了11人，我们将伤亡战友全部背回，我身上又添了七处新伤。我的鞋袜在战斗中全部弄掉，全身搞得泥血斑斑，已看不清面目，军衣已被划破撕乱，几乎不能遮体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那张地图打开时很大，折叠后很小，上面不仅画有战地附近的山川、河沟、丘岭、洼地，连房屋、树木位置，以及小水井、坟头，都标绘得清清楚楚。可见日寇侵略我国是蓄谋已久，用心良苦。他们的间谍深入我内地测绘地形，短时间内是无法绘制得如此精细的。它比我国所制的战地地图详尽得多。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。

四

此次偷袭后，全连余下的战士已为数不多，能战斗的人更少。第二天上午九时许，我国空军前来侦察，我们立即用对空通讯布板报告军情。下午六时许，已撤下来的第七军大部队，又被中央督战军逼返前沿阵地。第七军军长廖磊和174师师长王赞斌命令1040团第三营接防桥头堡，始将我连替换下来。此时连同在战地收集的伤员战友在内，全连总共只有38人了，无一人不带伤。我们先在野战医院治疗，后经常熟、九江到达武昌，在熊廷弼路总医院内治疗养伤。我连坚守董

藻滨大桥，历时一周，虽伤亡惨重，但大桥一直控制在我们手里。作为军人，我们未辱上级之命和军人的神圣职责，深感心安理得。

在蘆藻滨战役中，中央督战军逼着劣势装备的第七军，与装备优良的日寇侵略军死打硬拚，致使第七军伤亡惨重，直到全军将要覆没时才退下，到湖北关山休整。嗣后，军长廖磊晋升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，师长王赞斌晋升为第七军中将副军长；对于临阵脱逃的高仰骥旅长，则从外地将其抓回，并在全军大会上，当场执行枪决；对畏缩不前的王振朝团长，给予记大过处分。上级认为，我连每个人在战斗中都有功，给我记特等功并授予文伟勋章，其他战友们均论功行赏，越级晋升。我伤癒出院后，回到第七军174师1040团，晋升为第一营少校营长，当初我们一起参战的62名同学，幸存者只有我和炮科班的林振榆二人了。其他同学都为国捐躯，英勇献身于战场矣！

五

继蘆藻滨战役后，我军在退至湖北休整途中，为了打击日寇，又在马鞍山一带设防。我将一连隐蔽在山下左方，二连隐蔽在山下右方，以第三连在山头迎战。我的指挥所设在二连和三连中间，布置了一个包围圈。来进攻的日寇是一个化学联队。当时我军处与东南方向，日寇利用刮西北风之风势，以毒气枪施放毒气向我进攻。单以风向而论，确对日寇有利，但万恶的日寇虽机关算尽，却未料到，马鞍山山高石坚，风吹到马鞍山后，又被山挡住而返回。日寇所喷射的毒

气，亦随着折风而带回自己阵地。此次，他们也确享受到了日本特产的“馨香”、“甘甜”风味。他们只有望风逃窜，溃不成军。我立即命令山下的一、二两连合围夹击，将其包围，并立即从东湖和平村（日寇俘虏集中营）调来20余名俘虏，向其喊话，命令缴械投降。此时顽固的日寇魁凶们纷纷表演了“武士道精神”的国传特技——剖腹自杀。此次战斗，除俘获60余名兵（送交东湖和平村集中）外，这个联队已被我军全歼。我在战斗中由于左臂受到毒气侵蚀，发炎红肿。俄籍顾问见到说：“这是神经糜烂性毒气，应立即冲洗医治。”

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古有名言。日寇侵略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最后终被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战败。胜利属于人民，胜利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。

（作者简介：林广明：1914年生，原籍广西平果县，后在潢川定居。系黄埔军校广西分校六届毕业生，后又在陆军大学深造。曾任二十一集团军中校作战参谋，五战区作战参谋。现已退休。

张泽时：1920年生，商城县人，后在潢川定居，大学毕业，历任大学讲师、军法官、检察员。现任县政协委员。）

回忆潢川专区

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

何泽桂

在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，中共潢川地委和潢川专署组织与领导了一次空前规模的体育运动会——潢川专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。举行这次体育运动会，旨在发展新民主主义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身体健康，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防建设、生产建设，培养人民坚强勇敢的品质和一往无前、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斗争精神。

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于1951年5月1日至7日在潢川举行。当时，我在固始县文化馆工作。作为固始体育代表队的一员，我参加了大会的全部项目（田径、篮球、乒乓球）。那热烈、壮观的场面，那激动人心的幕幕往事，至今仍经常在脑际闪现。

为了开好潢川专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，各方面曾作了充分准备。首先，专署由地粮拨十万斤大米，在潢川西关外“接官亭”附近（今潢川电器厂）修建了400米半圆式田径运动场。潢川专署于1951年3月2日和19日下发了《潢川专署关于召开全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的指示》及潢川专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筹备委员会《关于在“五·四”中国青年节召开全区体育大会的决定》。通知指出：

一、开展新民主主义体育，促进人民身体健康，在《共同纲领》上已有明确规定，目前为了保证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进一步深入，加紧锻炼身体，具有巨大的意义和必要。各级人民政府应认真重视这一工作，动员所有可能动员的社会力量，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并迅速成立以团县工委、政府文教部门、工会、妇联为主的筹备分会，积极进行筹备工作。

二、各县筹备分会所需用的经费，由地粮补助，在精简节约的原则下，从各县教育经费下开支，但不得超过三千斤。

三、为使大会开好，专区成立了潢川专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筹备委员会，以刘名榜（专员）同志为筹委会主任委员，郑重（地委宣传干部，《潢川导报》编辑）、鲁彦卿（地区工会主席）、陈惠敏（团地委书记）、刘鹏荪（专署文教科科长）等四人为副主任委员。筹委会下设组织秘书组，陈惠敏同志任主任，刘鹏荪同志为副主任。组织秘书组主持大会筹备工作。

为参加专区人民体育大会，固始县文教科、工会、青年团、妇联四单位组织了筹备分会，县委书记李晓明任主任委员，团县委书记贾希雨任副主任委员，主持筹备工作。县里举行了小型运动会，进行选拔队员。人员选定后，统一规定了运动衣式样和颜色：上身为白色圆领衫，下身为蓝色裤头。因当时尚无针织圆领衫，公家亦不发给，所以由个人交钱，筹委会买布统一制做。

潢川专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，共举行田径、篮球、乒乓球三个项目的比赛。

田径比赛项目：

男子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、5000米；跳高、跳远、手榴弹、铅球。

女子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；跳高、跳远、手榴弹、铅球。

篮球：

男子两组，各代表队可根据本队的技术水平报甲级或乙级，但在比赛中，不得互相调换队员。

乒乓球：

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。

全区参加体育大会的单位有：地直、潢川县、光山县、固始县、息县、商城县、罗山县、新县等八个单位。运动员约320人。

各县代表队均于四月二十九日开赴潢川。当时由于尚无客运汽车，故固始代表团在团长贾希雨率领下，分乘三辆马车抵潢，其它距潢川较近的县（如光山）则步行到达。大会办公机构设在专区文化馆（中山门之上）。报到后，大会立即安排各代表队在潢师附小（喻家巷北头的西部）住下。各代表队队员均自带行李，睡地铺。

五月一日上午，举行隆重的开幕式，各代表队首先在潢师附小整队。队伍以军分区文工团军乐队为前导，紧接着是由四位女青年抬的会徽，后面是各县代表队。军乐嘹亮，歌声此起彼伏，运动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，昂首挺胸地穿过潢川西大街，向西关外大操场前进。

大会主席台坐西面东，处在田径场西侧跑道外沿中央。台的上方用红、黄两种颜色的布匹交织为天棚，以遮阳光，

台的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，台两侧的土壤上插满红旗。

开幕式由大会总指挥杨小如（专署秘书主任）主持。在主席台就坐的党、政、军负责同志有：刘毅（地委书记）、刘名榜（专员）、熊作芳（军分区司令员）、路宪文（副专员），以及工、青、妇等单位的领导同志。路宪文同志致开幕词。会后，先由省立潢中（今潢高）、县中（今一中）进行腰鼓表演，小学学生表演了打花棍。最后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，两千多名中学生又作了团体操表演。

三个项目的比赛，分三个阶段进行（因有运动员兼项）。首先进行了篮球比赛，场地在人民会场（今影剧院）。固始县男子甲级队首场对息县，我出场比赛未到五分钟，肩关节即摔脱臼，当时因大会无医疗人员，当即到比赛场地附近的理发店（今盛花楼饭庄），请理发师傅推拉，对上后又立即投入比赛。比赛结果，地直男子队和光山县女子队分别获得男、女冠军。当时地直男篮拥有多名高手，可谓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，各县均非其对手。其中有刘贵己（1952年调走。后任湖北省及国家队男篮教练，曾以“以小打大，以快制高”的战术而闻名于国内，现任湖北省体委主任），马骅（1952年调省军区，为省军区篮球队主力队员，因个高弹跳好，故控制空间面积大，当时在郑州人称“半拉天”，后调信阳地区体委工作，任群体科科长），周德威（1952年调省军区，后调省体委，任省体育中学教导主任），王绍增（1952年调省军区，现任南阳地区体委主任），其他如李华彬、李华赞、周德新等均在1952年调省，系体育战线上的骨干力量。

篮球项目比赛结束后，由女子冠军队光山队对地直联队（地直干部、潢高、潢师学生），进行一场表演赛。结果光山队以29比17战胜联队。

第二阶段进行田径比赛，场地在西关外的田径场。我参加了跳高和跳远两项比赛，两个项目我都采用剪式跳法，跳高以1.39米的成绩获得第四名，跳远以5.24米的成绩获得第四名。当时最吸引人的项目是男子急行跳高，争夺极为激烈。特别是地直李华彬同志，脚穿钉鞋，采用滚式跳法一滚而过。由于姿势新颖，加之穿的是钉鞋，这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，故博得观众和参赛运动员的好评，观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。最后，他以1.52米的成绩获得第一名。除李华彬外，当时田径好手还有李华赞（地直）、张从可（商城，曾于1953年在开封参加全省运动会，以3.10米的成绩获撑竿跳高第一名，曾代表我省参加中南五省协作区田径比赛）、陈庆南（光山）、尹振华（新县）。女子田径赛成绩以商城较好。赛后大家议论说：商城山区较多，平时上山下山，经常锻炼下肢肌肉，所以腿有劲，跑得快。

第三阶段是乒乓球比赛，比赛地点是在潢师附小会议室。我参加男子单打。比赛采用淘汰制，最后我和文古树（光山人，潢师学生，代表地直）争夺冠军。第一局我因思想紧张，技术发挥不出来，结果输了，最后，我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：输要输得舒坦，赢要赢得痛快，放开思想，不背输赢包袱，结果打得得心应手，连胜两局，以2比1战胜对方，获得了单打冠军。比赛结束后，大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刘鹏荪同志和我作了表演赛，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。

历时七天的潢川专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胜利结束了。

最后在新民会场举行了闭幕大会。数百面五颜六色的锦旗，在主席台四周悬挂。这次运动会对我区的群众性体育活动，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。

岁月流逝，当年生龙活虎驰骋球场的我，现已年逾花甲（六十五岁）。这次体育运动会的军事化的行动，艰苦朴素的作风，简陋的运动服装，团结战斗的气氛，亲密无间、无话不谈的上下级关系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壮士暮年，雄心不已，今天它仍激励着我在体育战线上努力工作。

回忆剿匪反霸斗争

王继荣

虎穴盛宴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向长江北岸挺进，人们欢呼雀跃！欢庆胜利！欢庆解放！此时，原国民党地方杂牌部队——“小炮队”大都匿戈易装潜于农村，以静观形势变化，伺机东山再起。

四月，潢川县剿匪指挥部进驻八区祝岗，开展剿匪反霸斗争。我是指挥部政工组的工作员。当时，胡德法任指挥长，彭名川任政委，李位三任政治部主任，吴青山任供应处处长，殷××任组织科科长兼政工组组长，胡立仁任政工组副组长。除机关工作人员外，指挥部还下辖两个连和一个警卫排。我们共带二十多挺机枪、二百多支长枪。当时，我们的任务是一面开展武装剿匪，一面宣传群众，发动群众，并开展统战工作，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，争取他们缴枪投降。

曾在杜甫店抢劫印刷设备的张大学匪部，分布在杜甫店、江集、祝岗、张集一带，共有五百之众。迫于当时形势，一部分死硬派畏罪潜逃；一部分想交枪，又怕张大学回来以后杀他们的头；下层官兵则倾向缴枪投降，以求政府宽大处理。